

1991年《纵横四海》在香港上映。我刚出生。2026年5月4K修复版登陆内地银幕。我,35岁。银幕上的张国荣,永远35岁。

这不是宿命式的煽情,而是90后独有的“同龄相遇”。我们认识张国荣,只能是倒叙的:先知道结局,才了解过程;先学会把《风继续吹》当成挽歌来听,才在影像里看见他当年笑得那么开心。他没有成为我们成长中的“实时偶像”。90后是通过DVD、网盘,后来是B站,不但补齐了他的电影,还看过他登台唱粤剧,一点一点把他考古回来的。这种延迟,让我们避开了青春期盲目崇拜的滤镜,变成一个成年人,对另一个成年人作品与人格的安静认知。张国荣演过很多经典角色。《霸王别姬》里的程蝶衣,拧到骨子里,美得让人心碎;《风月》里的郁忠良,阴郁复杂,满身伤痕。但《纵横四海》里的阿占,可能是最接近他本人样子的一次,不那么用力,不那么沉重,安安静静地站在那儿,明媚得像巴黎午后的一束光。吴宇森拍这部戏时,刚从苦情枪战片里抽身,送给香港电影一份温馨的礼物。而张国荣也卸下了所有悲情底色,穿上西装,在塞纳河边骑摩托,迎风微笑,干净得像一个还没被世界欺负过的少年。

电影里,三个孤儿相依为命,陷入了一段情感关系。红豆(钟楚红)心里装着阿海(周润发),阿海清楚阿占(张国荣)爱着红豆,于是他嘻嘻哈哈地往旁边让,成全得不着痕迹。而阿占知道红豆心里有过阿海,知道阿海故意把自己演成浪子。他不点破,不追问,只是安安静静地守在红豆身边。该他扛的时候一步不退,该他等的时候一句不催。4K修复版让一切变得清晰:巴黎的风,塞纳河的夕阳,古堡的红外线机关。最清晰的是张国荣的表情:不是隐忍和悲壮,而是一种“我知道自己该站在哪里”的安静。阿海在古堡里飞檐走壁,阿占靠在车边表情松弛。他知道:里面的那个人交给他的,外面的世界交给我来守。后来阿海冲进大海,大家都以为他死了。阿占则默默地牵起红豆的手,回到香港,把日子过成一餐一饭。三年后阿海坐着轮椅回来,他没有质问,只是把门打开,成了孩子的干爹,一家人一起吃饭。所有人都以洒脱的姿态,真正实现了“纵横四海”的快意人生。

初看时觉得阿占是一种退让认命,现在更明白,那是很难得的“笃定”。他像一棵树,不跟风跑,风来了挡一下,雨来了接一点,太阳出来就安安静静地晒着。一个人能放心去闯,是因为他知道回头时永远有个地方可以降落。阿占就是那个地方。而张国荣本人,恰好把这种质感带进了角色。他眉目间的温润、举手投足的松弛,让人觉得“有他在,没事的”。我们怀念他,不是怀念他早逝的悲情,而是他身上那种干净的、不慌张的、让人安心的气质。他可以演程蝶衣那样拧到骨子里的角色,也可以演阿占这样不争却让人踏实又浪漫的普通人。这种“笃定”,在快节奏的时代,成了奢侈品。

电影重映,最动人的地方,是让我们回头再看一下1991年的他。那年张国荣35岁。他不知道自己只剩8年,所以没有苦情,没有“最后的绽放”,只是认真地演了一个活得很明白的普通人。他把“不必做英雄,做一个让人放心的人就够了”的状态,演得不着痕迹。而对于90后来说,这次大银幕的相遇,是补上了一场迟到的青春——我们终于在影院里,用成年人的眼睛,好好看看这个我们考古了多年的人。散场时,朋友说:“原来阿占这么好”。我赞同。相逢不必趁早,懂得从来未晚。

起先是为着绮罗古镇而去的,却不承想迈进它的第一步,便迎头撞上了早市。时间从清晨七点绵延到正午,长得有些慷慨。网上早有人说过这里早市的好,我却并未存心要来——从前在玉溪住过,自诩对云南的早市已算稔熟,这一层好奇,也就淡了几分。

可早市像个早已布好阵的故人,就守在进古镇唯一的那条路上,你避不开,也不必避。如今,在具体的生活里,我很少逛早市了。家里人口简单,日子也删繁就简,不像从前孩子小的时候,日日要去菜场,贪恋那里比超市更鲜活、更热闹的人间烟火气。此刻走在绮罗的早市里,我更像是个看客,被一股好奇心牵着,像个初识字的孩子般,辨认着那些陌生的植物的名字。我看到了蒜薹根。若非亲眼见,我断不能相信那蒜薹的根部,竟能长得像女子的长发般,直直地垂到腰际。起初,摊后的老人

美食

每次做公开场合的分享,我就会特别在意两件事情,首先是有没有发言席。无依无靠地站在那里,我总是搭配不出适合的肢体语言,所以我需要发言席。这一个小小的发言席像一个小书桌一样,可以很好地安放我。再就是麦克风。因为我声音很低,如果麦克风不给力,而我又做不到铿锵有力,那效果就很堪忧。

这段小插曲后,我想聊聊另一种阅读:世界是一本大书,我想谈一点读后感。我和世界,这是一个有趣的对比。世界,有时空的概念,时间是过去、现在和未来,空间上东西南北、上下十方。这几乎是时空的总称。这么一考量,我是多么小。世界,又是多么大。我,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,真是一粒微尘。和这个世界交响,我的声音在哪里呢?常常想起,生我养我的那个小村庄,叫杨庄,是特别平凡的一个村庄。参照一层层的地域级别,它在我们县,我们县在豫北平原上,豫北平原在河南,河南在中国,在中国,这样的村庄就有将近五十万个。据不完全统计,在世界上,这样的村庄有三四百万个。

我的小村庄就是这么平凡。如果世界是个巨大的交响乐,我想,我们的小村庄,我们村庄的人们,都属于低声部。走出村庄又不断回去的我,和我的文学,也属于低声部。是的,即使从村里走到县里,又到省城,又来到京城,我也一直觉得自己是在低声部。也许就是这个原因,让我觉得发生在低声部的一切都是那么丰饶迷人。

回顾写作之路,三十多年前,开始给报纸写副刊的时候,收到很多读者来信的时候,我就开始了与世界的交响。这让我觉得奇妙和美妙:我不过是写自己的芝麻小事,为什么会获得远方的陌生人的回应?后来我明白了,我,意味的不仅仅是我,作为一个平凡人的样

地也叫“金不换”或“九层塔”。气味清冽霸道,常和香柳作伴,能解肉食的油腻。卖香料的大姐顺手拿起一把,说炒牛肉时丢进去,便是地道的傣家风味了。她笑起来的样子,和早市上的阳光一样暖。这一路逛下来,我算是认得了几种陌生的名字:老缅芫荽气味比寻常的更烈,是傣味火锅的魂;香柳的叶子像微缩的芭蕉,香气却复杂得像好几个香料抱在一起跳舞;还有好些我记不全、也分不清的香料,但昨晚吃铜锅牛肉火锅时那股难以言喻的清香,此刻忽然有了答案——想来便是这些草木精灵,在滚烫的汤里悄然释放出它们攒了一生的气息。我不是为了逛早市而来腾冲的,却终究被它用气味、颜色和那些陌生人的笑脸,细细密密地包裹了。离开时,我仿佛不只带走了几样陌生的名字,还带走了某种与这片土地悄然相通的、微温的凭证。

七夕会

本,我也意味着我们。他们和我一样平凡,只是不写作而已。我手写我心,写的也是他们的心。这让我确定了自己的作为平凡人的样本价值。确认了这一点后,就很受鼓舞。一天,一年,一篇篇,写了下去。直到今天。

最近几年,我对自己的小说进行了一个粗略盘点,发现自己真是特别喜欢以“我”为角度,中短篇里有很多,近十年来的几个长篇:《认罪书》《藏珠记》和《宝水》也都是。回头去想,究竟何为“我”?小说中的我和现实中的我,又该如何映照?写作这么多年来,我的内在动因一直在发生着改变。曾经我以为写小说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,后来以为写小说就是写故事,再后来以为写小说就是表达认知,直到近些年,我觉得小说就写自己——写“我”,如果“我”也分码的话,这个“我”由以前的“小我”已在朝着“中我”乃至“大我”的方向和境界逐渐拓展,并同步呈现在了作品中。

比如《宝水》的写作,很重要的基本动因是想自我答疑。虽然我是个乡村孩子,但老实说乡村很多事我都不懂,比如为什么会为一垄麦子、一棵树打一架,为什么要比谁家的房子盖得更高,为什么大伯哥和兄弟媳妇说话要很拘谨,小叔子和嫂子却可以很亲热地开玩笑,这些异性亲属之间的微妙关系到底是怎样。长大后我和乡村渐行渐远,就更不懂。但乡村的根一直都在,困惑也一直都在。《宝水》中的地青萍心怀着福田庄的儿时记忆生活在宝水村,以对宝水村的点滴认识理解儿时的福田庄,某种意义上,我也是一样。写作《宝水》的过程,对我而言就是一个不断地回望来时路从而由“小我”逐步走向“中我”和“大我”的过程,我

渐新理解了他人如何如此,渐渐拥有了领会他人并和他们共振的能力,生命的宽度,厚度、高度和亮度也因此得到了有效增强,文本的气息和格局也有了相应改变。自打有了高铁,只要高铁能抵达的地方,只要路途不是太远,坐车的时间也不是太长,那高铁就是我的出差首选。多么好啊高铁,能看风景是其一,主要是在大地上,窗外目之所及就是坚实的大地,哪怕是打个盹儿也心安神定。每当坐高铁的时候,看着这车窗外的一切,这大地上的一切,就这样存在着,一年年光阴,一代代人,一季季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,在沉默和沉静中自有表情和内容。这一切总会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那句话:“无穷的远方,无数的人们,都和我有关。”这是鲁迅先生在《这也是生活》中的话,已经成了广为传播的金句。走过很多地方后,我才明白:貌似无限远的远方,其实也只是一种幻觉。尤其是现在,资讯和交通如此发达,地理世界并没有远方。而“无数的人们”,虽然肯定是在说芸芸众生,但细究起来,

杏林夜谈

门诊中,刘女士因反复下肢水肿来就诊:利尿剂一吃就好,一停又肿,检查却查不出明确问题。医生建议她不妨试试冬瓜汤,并配合冬瓜皮入药。她半信半疑:一味家常菜,真能消肿吗?其实,冬瓜在传统医学中早有“利水消肿”的记载。无论是冬瓜本身,还是冬瓜皮、冬瓜子,都具有一定的利尿作用,能够帮助体内多余水分排出。相比长期依赖利尿剂可能带来的电解质紊乱、乏力等副作用,冬瓜作为食疗手段更为温和,适合一些轻度、非明确器质性疾病引起的水肿人群辅助调理。冬瓜的用途还不止于此。冬瓜子有清肺化痰的作用,在一些慢性呼吸道问题中可作为辅助调养,比如冬瓜子60克、芦根120克,加水适量煎煮30分钟左右,服用煎出的药汁,对于支气管扩张有一定的治疗作用。冬瓜低热量、高含水

在5月1日新民晚报《夜光杯》特刊12版里,看到南妮写的《闪闪发光的杯盏》这篇文章,里面有提到我;想到了之前她给我快递书的场景。在世界读书日下午1点多,南妮老师发来微信,让我将地址发给她,说是寄书过来。听说南妮最近出了一本书,我正准备在网上下单买书。现在她寄书给我,自然又惊喜。两小时不到,门铃响了,南妮用同城快递将书送到我家。在第31个世界读书日,能够收到南妮的亲笔签名书,这是一件幸事。认识南妮有十几年了。十年前,金色池塘文学群特邀南妮任顾问,她欣然应允。为了提高大家的写作水平,南妮邀请部分成员参观新民晚报,并全程做了陪同和讲解。她和我们座谈,修改点评文章。这几年,南妮在晚报看了很多电影、电视剧、戏曲评论,我们很多人看了南妮的剧评,再去观影或着电视剧,大家都说,这样不浪费时间,可以看到精品。南妮看过很多电影和电视剧,难怪上戏教授杨扬说:“这部评论集其实是一部新世纪的《观影记》”。说来有点意思,我曾经是某区某电影院影评组的成员,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看了不少电影,在新光

影剧院看了不少内部片。既然是影评组,写影评是免不了的,写影评是很累人的。那时,没有互联网,影片(尤其是进口片)的资料很少,为了写影评,只能一边看电影,一边摸黑在本子上写下点感想,或一个细节,或一句台词,以便加深记忆,惭愧的是,看了几百部电影,没有写出过像样的评论文章。现在资讯发达了,但是观众的要求也大大提高,对影评文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,写得太深奥不行,写得太浅薄也不行。电影是一遍过的艺术,稍纵即逝。《所有的心碎与欢娱》收入作者自2014年以来的74篇评论文章,就是抓住转瞬即逝的刹那,“佳音何以雷人”,作者对雷佳音、靳东、易烊千玺、马伊琍等演员有独到、精彩评论,对他们的精彩表演不吝文字;对一些“捣糨糊”的表演者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。

南妮有着深厚的文学储备,这为电影、电视剧评论增添了深度,从文学的底蕴,到电影的再现,得失成败,信手拈来。南妮的评论文章细腻、趣味,读来不枯燥,以至于有人戏说,南妮评啥,我们看啥,准没错。

似乎也可以是有数的,甚至可以极简为一:那就是自己,就是我们的这个“我”。真正的远方又在哪里?也许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,就在皮肤下面的那颗心里。深远莫过于人心。小小的一颗心向着辽阔的世界探询,四面八方皆是远方。而所谓的他人,我一直觉得,我们每个人的自我就是第一个他人。想要去认识他人,那先去认识自己。每个人的自我都是一口井,你打得足够深就能够连通到一条地下河。泰戈尔“旅客要在每个人生人口门敲叩,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,人要在外面到处漂流,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。”“生人”和自己,“外面”和自己,

量,在控制体重方面亦有一定优势。对于因“虚胖”或水肿导致体重增加的人,适当增加冬瓜摄入,有助于改善体内水分代谢。不过,这种“减重”更多是排水带来的变化,并不能替代均衡饮食。当然,食疗也有边界。冬瓜、冬瓜皮、冬瓜子性味微寒,脾胃虚寒、容易腹泻的人不宜长期大量食用。像一些偏方中提到的冬瓜组合方,也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辨证使用,而不能自行随意尝试。需要强调的是,水肿本身只是一个症状,背后可能涉及肾脏、心脏或内分泌等问题。如果水肿持续存在或逐渐加重,首先要做的是明确病因,而不是单纯依赖食疗。冬瓜更适合作为日常调养的“帮手”,而不是替代规范治疗的“主角”。从一碗清淡的冬瓜汤开始,或许能带来一些轻微但踏实的改变。食物有它的力量,但前提始终是——用对人、用对时。(作者系上海市中医医院肿瘤五科行政主任)

南妮和她的影评

郑自华



九寨新绿 (国画彩墨) 张振雄

渐新理解了他人如何如此,渐渐拥有了领会他人并和他们共振的能力,生命的宽度,厚度、高度和亮度也因此得到了有效增强,文本的气息和格局也有了相应改变。自打有了高铁,只要高铁能抵达的地方,只要路途不是太远,坐车的时间也不是太长,那高铁就是我的出差首选。多么好啊高铁,能看风景是其一,主要是在大地上,窗外目之所及就是坚实的大地,哪怕是打个盹儿也心安神定。每当坐高铁的时候,看着这车窗外的一切,这大地上的一切,就这样存在着,一年年光阴,一代代人,一季季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,在沉默和沉静中自有表情和内容。这一切总会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那句话:“无穷的远方,无数的人们,都和我有关。”这是鲁迅先生在《这也是生活》中的话,已成了广为传播的金句。走过很多地方后,我才明白:貌似无限远的远方,其实也只是一种幻觉。尤其是现在,资讯和交通如此发达,地理世界并没有远方。而“无数的人们”,虽然肯定是在说芸芸众生,但细究起来,

似乎也可以是有数的,甚至可以极简为一:那就是自己,就是我们的这个“我”。真正的远方又在哪里?也许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,就在皮肤下面的那颗心里。深远莫过于人心。小小的一颗心向着辽阔的世界探询,四面八方皆是远方。而所谓的他人,我一直觉得,我们每个人的自我就是第一个他人。想要去认识他人,那先去认识自己。每个人的自我都是一口井,你打得足够深就能够连通到一条地下河。泰戈尔“旅客要在每个人生人口门敲叩,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,人要在外面到处漂流,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。”“生人”和自己,“外面”和自己,